

# 欧 洲 观 察

2011 年第 11 期·总第 78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1 年 11 月 1 日

学术探讨

## 欧盟疑欧主义问题初探

李明明<sup>1</sup>

**【内容提要】**疑欧主义是当前欧盟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话语。它作为一种“反对的政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体化的欧洲谈判和国内政治化进程是它影响欧盟政治的两个主要途径。冷战后疑欧主义在欧盟各国大众和政党中的发展导致一些政治裂痕的出现，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分歧与矛盾。

**【关键词】**疑欧主义 欧洲一体化 欧盟政治

长期以来，学者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主要关注与一体化发展有关的积极因素，对那些反对一体化的活动和观念反而了解较少，有时只把它当作个别现象或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处理。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拓展，此类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人们开始用“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这个名词来形容这种反一体化的现象。冷战后疑欧主义不仅在欧盟各国普遍出现，而且开始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尤其在 21 世纪初的欧盟制宪运动中，疑欧主义表现抢眼，一度严重阻碍了一体化的发展。这让欧盟政治家和学者们不得不去重视其中包含的观念内涵和利益诉求，以便更好地为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排难解纷。为了进一步挖掘欧洲一体化的本质和加强我们对欧盟政治的了解，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疑欧主义这个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第一，关于疑欧主义的含义；第二，疑欧主义如何影响欧盟政治；第三，当前疑欧主义在欧盟的发展态势及其导致的后果。

### 一、疑欧主义的含义

尽管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现象在当代欧洲早已存在，但疑欧主义一词问世的时间却要晚得多。疑欧主义作为新闻用语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流行于英国政坛。它来源于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疑欧派（Euro-sceptic）一词。据丽丝贝特·霍克（Liesbet Hooghe）和加利·马科斯（Gary Marks）考证，1986 年 6 月 30 日《泰晤士报》最早用“Euro-sceptic”来描述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sup>2</sup>而“Euro-scepticism”这个名词正式见诸报刊则是在 1992 年 10 月 26 日的《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上，当时它被用来形容德国大众对一体化态度的变坏。<sup>3</sup>在《牛津英语大词典》中，Euro-sceptic 被定义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政治家，他（她）对增进欧盟的权力不大热衷”。<sup>4</sup>不过按照罗伯特·哈姆森（Robert Harmsen）

<sup>1</sup> 李明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理事。

<sup>2</sup>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Sources of Euroscepticism',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127.

<sup>3</sup> Ibid, p.120.

<sup>4</sup> *Oxford advanced learner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2005; quoted from: M.Janssen, 'The role of Elite Euroscepticism', *Journal of Elitism and Europe*, Vol.1, No.1, 2009, p.165.

和门诺·斯拜林 (Menno Spiring) 的观点,“疑欧派”这个词在英国最通常的使用比词典表示的定义要激进的多,它包含一种对英国在欧盟中的成员资格及其经历的反,而不是更为温和的对该计划(欧洲一体化)缺少热情。<sup>5</sup>此外,疑欧主义、疑欧派的含义还常常跟英国以前的旧名词“反市场派”(anti-marketeter)、“反欧派”(anti-European)或“反一体化主义者”(anti-integrationist)等密切相关。<sup>6</sup>

由于马约批准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怀疑和反对意见,疑欧主义开始被用来描述欧洲各国的同类现象,从而在欧洲大陆流行起来,逐渐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性话语。因为它源于新闻术语的缘故,本质上疑欧主义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学术概念。这为学者们带来了概念定义上的困难。最早研究疑欧主义的学者保罗·塔戈特 (Paul Taggart) 曾给了疑欧主义一个重要的定义:“疑欧主义表达了条件性的、或有限的反对 (opposition),也包括完全彻底和无条件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观念”。<sup>7</sup>从字面上看,Euro-这个前缀一般指“和欧洲有关的”事物,而scepticism则意为“一种未决的、怀疑的意识状态、疑虑、不确定性等”。霍克和马科斯认为Euro-scepticism表达了对欧洲和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和不信任。<sup>8</sup>其实无论怀疑、不信任、敌视还是拒绝,都是对欧洲一体化不同程度上的反对。按照尼克·斯特 (Nick Sitter) 的观点,疑欧主义是欧洲一体化中一种“反对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sup>9</sup>它表达了欧洲范围内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各种持续性的态度、立场和观念。这说明了疑欧主义不仅仅包括行为体对欧洲一体化的某种特定立场。的确,极端疑欧主义和温和疑欧主义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最温和的疑欧主义包括那些认为欧洲一体化已经走得已经够远、原则上应该阻止这个进程进一步深入扩展的人的观点;更严厉一点的疑欧主义观点被归纳为修正主义的立场,按照这种观点欧盟的政治和/或经济一体化已经走得太远,应该重回到更为低级的状态,通常是马约之前的阶段;在最极端,疑欧主义包括对欧盟成员资格的彻底拒绝,如果这个疑欧者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成员国,它意味着退出,如果还不是,它意味着拒绝加入(欧盟)的想法。<sup>10</sup>

学者一般从反对的程度和反对的动机这两个维度来界定疑欧主义的类型。在第一个维度——反对程度方面,塔戈特和阿莱克斯·斯科泽比亚克 (Aleks Szczerbiak) 关于“刚性疑欧主义”(hard Euro-scepticism)和“柔性疑欧主义”(soft Euro-scepticism)的区分最为有名。他们指出“刚性疑欧主义”意味着对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整体计划的彻底拒绝 (rejection),并且反对本国加入或者保留作为欧盟的成员;而“柔性疑欧主义”则是条件性的、或有限的反对欧洲一体化。它一般出于工具性或政策层面的考虑。<sup>11</sup>这种定义的特点在于把指涉的目标和反对程度结合起来,在塔戈特等看来,对欧洲一体化根本原则、理念和整体计划的反对明显超过对欧洲一体化具体政策的反对程度,前者的立场比后者要顽固的多。不过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柔性疑欧主义的含义太为宽泛。它可能把本质上亲欧,但偶尔对欧盟某个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们贴上疑欧主义的标签。

在第二个维度——反对动机方面,根据行为体的不同,学者也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疑欧

<sup>5</sup> Robert Harmsen and Menno Spiring, 'Introduction: Euroscept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Debate', *European Studies*, vol.20, No.1, 2004, p.16.

<sup>6</sup> Anthony Forster, 'Anti-Europeans, Anti-Marketeters and Eurosceptics: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Labour and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to Europ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3, No.3, 2002.

<sup>7</sup> 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3, No.3, 1998, p.366.

<sup>8</sup> Liesbet Hoghe and Gary Marks, 'Sources of Euroscepticism', pp.119-120.

<sup>9</sup> Nick Sitter, '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Scandinavia: Is Euro-Scepticism a Government-Opposition Dynamic?',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4, No.4, 2001, pp.22-39.

<sup>10</sup> Christopher Flood, 'The Challenge of Euroscepticism', in Jackie Gower, ed., *The European Union Handbook*, 2<sup>nd</sup>,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2002, p.73.

<sup>11</sup>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 '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3, No.1, 2004, p.3.

主义。首先，在政党方面，学者一般认为欧盟各国政党反对一体化或欧盟主要源于两种动机：意识形态和战略考虑。<sup>12</sup>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政党中疑欧主义都有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有时政党反对欧洲一体化仅仅是为了在国内推行某项政策，但是更常见的则是为了获得选票和谋求执政。简·罗维纳（Jan Rovny）把它们定义为意识形态驱动的（ideologically driven）疑欧主义和战略性驱动的（strategically driven）疑欧主义；<sup>13</sup>其次，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罗兰·麦克拉伦（Lauren McLaren）认为经济利益、民族认同和对欧盟制度的不信任是大众疑欧主义产生的重要动机。<sup>14</sup>马塞尔·卢波斯（Marcel Lubbers）和拜尔·斯克皮尔斯（Peer Scheepers）按照大众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区分了政治性疑欧主义和工具性疑欧主义两类。<sup>15</sup>凯瑟琳娜·索伦森（Catharina Sorensen）的划分更为细致，她给出了四种大众疑欧主义的类型：第一，功利主义的疑欧主义。它出于经济利益的计算而持反对立场；第二，主权为基础的疑欧主义。它反对欧洲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第三，民主疑欧主义。它批评欧盟的民主赤字；第四，社会疑欧主义。它反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主张“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sup>16</sup>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疑欧主义的含义非常丰富且较为复杂。它不仅包括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而且还含有利益或工具性的内容。另外它也能表示人们对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发展模式的严重分歧，这导致学者努力从裂痕（cleavages）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疑欧主义。他们一方面希望了解反对一体化和支持一体化的不同态度是否反映了国内政治中已经存在的裂痕，例如传统左派和右派政党之间的分歧；<sup>17</sup>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了解对欧洲一体化的不同立场能否导致一种独立的“欧洲裂痕”的出现。<sup>18</sup>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确定什么是疑欧主义或谁是疑欧派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但在于疑欧主义本身概念不够精确，而且因为它成为了欧盟政治中的重要话语。由于一体化在欧盟主流媒体和精英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性的观念，所以很多政党和政治人物不愿意被贴上疑欧主义的政治标签而陷入被动。例如在中东欧国家，政治家们只愿意把塔戈特等定义的刚性疑欧主义称之为“疑欧主义”，对于所谓的柔性疑欧主义，他们称这种立场为“欧洲现实主义”（Eurorealism）。<sup>19</sup>捷克总统克劳斯尽管被看作是强硬的疑欧派，但是他却公开称自己是一个“欧洲现实主义者”。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认为一体化发展不够深入和快速而对一体化抱悲观态度的批评者，即所谓的“欧洲改革派”确实不应该是疑欧派，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支持一体化的。实际上，当疑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话语时，谁是疑欧派的问题要把行为体的持久动机、反对目标和反对程度综合起来进行解读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 二、疑欧主义如何影响欧盟政治？

<sup>12</sup> See: Liesbet Hooghe, 'What Drives Euroscepticism? Party-Public Cueing, Ideology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y',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8, No.1, pp.5-12.

<sup>13</sup> Jan Rovny, 'Conceptualising Party-based Euroscepticism: Magnitude and Motivations', *Collegium*, 29, Winter 2004, <http://www.coleurop.be/file/content/publications/pdf/Collegium29.pdf>. p.36.

<sup>14</sup> See: Lauren McLaren, 'Explaining Mass-Level Euroscepticism: Identity,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Distrust',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p.233-251.

<sup>15</sup> Marcel Lubbers and Peer Scheepers, 'Political Versus Instrumental Euro-scepticism: Mapping Sceptic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6, No.2, 2005.

<sup>16</sup> See: Catharina Sorensen, 'Love me, love me not...A Typology of public euroscepticism', SEI Working Paper No 101, EPERN Working Paper No 19, <http://www.sussex.ac.uk/sei/documents/workingpaper101.pdf>.

<sup>17</sup> Liesbet Hooghe, Gary Marks and Carole J. Wilson, 'Does Left/Right Structure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5, No.8, 2002.

<sup>18</sup> See: Dieter Fuchs, Antoine Roger, Raul Magni-Berton, 'European Cleavage, Euroscepticism and Support of the EU: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In Dieter Fuchs, Antoine Roger, Raul Magni-Berton, eds, *Euroscepticism: Images of Europe among mass public and political elites*,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Barbara Budrich Publishers, 2009.

<sup>19</sup> Laure Neumayer, 'Euroscepticism as a political label: The use of European Union issue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7, No.1, 2008, p.139.

疑欧主义在欧盟层面的政治和成员国国内政治中都能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早期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欧洲重要领导人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某种反对态度在欧洲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最有名的政治人物的当属戴高乐和撒切尔夫人。戴高乐在其执政期间，坚决捍卫法国的主权，反对欧共体朝联邦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哈斯丁谋求扩大委员会的权力和争取共同体自有财源。戴高乐对这种超国家主义趋势采取被称为“空椅子危机”<sup>20</sup>的政策，迫使欧共体各国在1966年1月签署“卢森堡妥协”，该文件赋予任何成员国“当非常重要的国家议题处于紧急状态时”可以自主否决的权利。罗纳德·泰尔斯凯(Ronald Tiersky)评论道：“由此，戴高乐巩固了他作为疑欧主义源头的历史地位，这意味着拒绝任何把国家主权委托给共同体的行为，除了绝对必要和政府间合作无法实现的事情之外”。<sup>21</sup>

欧共体创始六国在一体化开始阶段很少精确计算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直到70年代英国人坚持他们的公平回报，通常指“合理的回报”，对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计算才主导了欧洲谈判。这种观念要求每个成员国明确地考虑平衡其付出与所得。<sup>22</sup>1979年，典型的疑欧派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公开挑战欧共体预算摊派政策，宣称“要回我们的钱”。<sup>23</sup>国家利益成为她质疑欧洲一体化及其政策的口号。直到1984年枫丹白露会议之前，由于撒切尔夫人在预算问题上的固执，欧共体竟然无法展开任何其他重要的谈判。1988年9月20日她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一次著名的演说，公开表达了她对欧共体的不信任。她批评“试图压制各民族和把权力集中在欧洲联合体的做法，将会严重损害和威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也使得“在布鲁塞尔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欧洲的超级国家”。<sup>24</sup>自那以后，“布鲁日”成为英国疑欧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反欧团体和期刊以之作为标签使用。例如著名的“布鲁日集团”(The Bruges Group)、“布鲁日集团之友”(Friends of Bruges Group)等。

在冷战后的欧洲谈判中，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担心依然是疑欧主义影响欧洲谈判最明显的理由。例如在马约的最后谈判过程中，大多数成员国要求条款A明确肯定：“本条约标志着正在逐步走向以联邦为目标的联盟的新阶段”。但英国和丹麦政府坚持要求把“以联邦为目标的联盟”改成“在欧洲人民中间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作出决定时尽可能地接近公民的联盟”。<sup>25</sup>在马约中英国和丹麦保留了不参加单一货币——欧元的权利。为了顺利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许多政治家不得不在欧洲谈判中接受此类例外或特权的存在。然而这也导致此后一些成员国屡屡以自身特殊原因为由提高要价，从而使一体化谈判变得更为艰难。在欧洲谈判中国家对一体化发展进行阻挠甚至反对，不仅和领导人个人的观念有关，而且还受到其背后的国内政治压力影响。

由于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拓展，国内政治层面越来越成为疑欧主义产生作用的领域。当欧洲的相关议题在欧洲国家国内被政治化之后，国内行为体对一体化的立场和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政党政治和大众政治构成了这种一体化的国内政治化进程(domestic politicization)<sup>26</sup>的主要内容。在国内政治化进程中，疑欧政党和疑欧大众之间的互动成

<sup>20</sup>具体事件可以参看：贾文华：《1965年‘空椅危机’起因考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sup>21</sup> Ronald Tiersky(ed.), *Euro-skepticism: A Read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8.

<sup>22</sup> Paul Taylor, *The End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ti-europeanism examin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0.

<sup>23</sup> 梁晓君：《英国欧洲政策之国内成因——以撒切尔时期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sup>24</sup> 玛格丽特·撒切尔：《民族家庭》，李巍和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sup>25</sup> [英]约翰·平德编：《联盟的大厦》，潘琪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sup>26</sup>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国内政治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参看后功能主义理论的分析：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1, pp.1-23, 2008.

为了冷战后的新现象。一方面，一些疑欧政党，特别是极端政党（极左翼和极右翼）充分利用了冷战后欧盟大众对欧洲一体化快速发展的疑虑和担心来争取支持。欧盟的极右翼政党以保卫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的名义以谋求选民的支持。而极左翼政党则试图强调欧洲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来拒绝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经济不安全的观点基础上提醒选民反对欧盟；<sup>27</sup>另一方面，欧盟大众把他们在经济、文化、移民等方面的不满通过反对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得以宣泄，从而壮大了疑欧政党的声势。疑欧的极端政党通过反对欧盟及其政策在国内选举中获利。例如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前党魁让-马里耶·勒庞通过主张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盟的极端排外主义吸引选民支持，他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并获得高额选票，2002年他还击败了呼声很高的前总理诺斯潘进入了总统竞选第二轮。此外，疑欧政党还在欧盟的跨国选举——主要是欧洲议会选举中进行造势。欧洲议会选举也为疑欧团体提供了一个在国内和欧洲议会中进行动员的论坛。<sup>28</sup>200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不仅公民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只有43.2%，而且极右翼政党获得了一定的席位，开始展现头角。例如利用大众的不满，被称为“邪恶党”的英国民族党破天荒地获得了两个欧洲议员席位；意大利北方联盟的得票率比5年前翻了一番，获得8个席位；匈牙利、荷兰、丹麦等国的极右政党拿下的席位也分别达到3个、4个和2个。这是未来欧洲一体化中值得警惕的重要现象。

当前由于疑欧政党在欧盟各国议会中一般处于少数，所以欧洲议题在议会获得表决通过往往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国内政治中，冷战后挑战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是欧洲议题的全民公决程序。全民公决作为欧盟公民参与一体化决策的直接民主方式，有利于加强共同体的民主合法性。但是它反过来也为一一体化的反对派提供了国内动员的可能。这也成为当前推动欧盟治理民主化的一个两难困境。居莱特·罗杰（Juliet Lodge）指出一些国家“将全民公决作为一个好机会，对已被政府间会议通过的议题重新进行讨论”。<sup>29</sup>冷战后欧洲全民公决数次浪潮中表现出来的疑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延缓、中断或改变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马约之后，大众对欧洲统一的反对可谓揭了盖子。<sup>30</sup>其重要案例包括：1992年6月份丹麦人一度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马约。《尼斯条约》于2001年6月8日一度为爱尔兰全民公决所阻。丹麦和瑞典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通过全民公决否决了本国加入欧元区的决定。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否决《欧盟宪法条约》。2008年6月爱尔兰否决《里斯本条约》等。欧洲全民公决中表现出来的普遍反对浪潮已经使欧盟政治家患上了“全民公决恐惧症”。欧盟制宪等事件中一体化遭受的多次挫折和漫长复杂的谈判也大大消磨了今后欧盟官方快速推动一体化的信心和耐心。

### 三、疑欧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其后果

冷战后欧盟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是疑欧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由于对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的危机和缓慢发展速度不满，大众在80年代对一体化的支持率较高。但是到了90年代，特别是马约签订之后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呈明显的下滑趋势。“欧洲晴雨表”对欧共体12国民众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1991年平均有80%的被调查者“非常”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统一西欧的努力。72%的人认为他（她）们国家的欧共体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59%的人认为他（她）们的国家从共同体成员资格中获利。50%的人说“如

<sup>27</sup> See: Catherine E. De Vries and Erica E. Edwards, '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 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 *Party Politics*, Vol.15, No.1, pp.5-28.

<sup>28</sup> Susan Milner, 'Introduction: A Healthy Scepticism?',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22, No.1, 2000, p.2.

<sup>29</sup> Juliet Lodge,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the EC: Crossing the Rubic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18, No.10, p.1626.

<sup>30</sup> See: Mark Franklin, 'Uncorking the Bottle: Popular Opposition to European Unification in the Wake of Maastrich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2, No.4, 1994, pp.455-472.

果欧共体被解散”他们会非常难过,36%的人对此没有兴趣,而只有6%的人会觉得非常宽慰。<sup>31</sup>但是到了1999年认为欧盟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的欧盟民众(欧盟15国)平均下降到了51%,1997年春天甚至到了46%的最低点,降幅最高达26%。<sup>32</sup>1999年只有46%的人认为他(她)们国家从欧盟成员资格中获利,相比1991年也下降了13%。<sup>33</sup>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冷战后法国和德国大众对一体化的支持程度也呈显著下降的趋势。1991年(冷战刚结束)和2004年(欧盟宪法全民公决前)的数据相比,法国人对欧盟的支持率(认为欧盟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从75%下降到43%,而德国则从79%降到45%。这表现了欧盟核心国家中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和不确定感有所上升。在最为疑欧的国家之一英国,对欧盟成员资格的支持率更是从58%(1991年)落到了29%(2004年)。<sup>34</sup>从欧盟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变化来看,我们不难理解冷战后欧洲一体化危机的根源所在。进入21世纪初,欧盟大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大致稳定在半数左右。根据调查,2009年欧盟27国民众认为欧盟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的人平均为53%,28%的人认为它既不好也不坏,只有15%的人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它表明疑欧派在大众中还是少数,态度中性的民众数量较多,他(她)们的立场还存在变数。但最大的问题是各国数据相差很大。支持率最高的几个国家有卢森堡(79%)、荷兰(72%)、西班牙(71%)和爱尔兰(69%)等。然而支持率最低的国家如拉脱维亚只有25%的民众认为欧盟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英国和匈牙利也只有28%和32%。其中英国大众的态度最为分裂,高达32%的公民认为该国的欧盟成员资格是消极的,32%的人认为它既不好也不坏,另外28%的人认为它是积极的。法国和德国民众的支持率则分别为50%和61%。<sup>35</sup>某些成员国的大众对欧盟低下的支持率是欧盟经常落入全民公决困境的重要原因。

欧盟各国政党体系中疑欧主义的特点是它的普遍性。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可以发现疑欧政党的存在,而且在一些国家其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是冷战后欧盟政党体系中疑欧主义的发展却没有和欧盟公民的态度相趋同,因为马约后大众对欧盟支持的下降没有导致欧洲主要执政党广泛采纳疑欧立场。<sup>36</sup>不迟于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主流政党如社会民主中左党、自由中间党、基督教民主党或保守的中右党,无论它们曾经是否与反对一体化有关,都日渐向温和地支持欧盟一体化的立场靠拢。<sup>37</sup>1998年保罗·塔戈特通过对欧盟十五国和挪威政党体系的考察,发现疑欧主义主要局限于西欧政党体系中的外围党派,主要是反对党(protest parties)、单一性反欧的政党以及一些执政党的派系。<sup>38</sup>2002年塔戈特和斯科泽比亚克对十个中东欧候选国政党体系的调查指出:按照政党所占的议会席位计算,平均约有占议会票数23.5%的中东欧政党具有疑欧立场,其中采取刚性疑欧主义的政党仅有1.40%,而采取柔性疑欧主义立场的占21.10%。<sup>39</sup>2007年莱昂纳德·雷(Leonard Ray)对欧盟跨国政党立场的研究也表明疑欧主义在欧盟政党体系中是一个边缘性现象,集中在处于意识形态极端的政党和反对党内。和主流政党相比,它们在人气、权力地位和意识形态主导性方面都处于较明显的弱势。<sup>40</sup>克里斯托夫·弗拉德认为欧洲议会中的两个党团具有疑欧

<sup>31</sup> *Eurobarometer 35*,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Spring 1991, Brussels, pp.3-6.

<sup>32</sup> *Eurobarometer 52*,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Autumn 1999, p.25.

<sup>33</sup> *Ibid*, p.27.

<sup>34</sup> *Eurobarometer 61*, July 2004,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pp.33-51.

<sup>35</sup> *Eurobarometer 71*, September 2009,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pp.91-93.

<sup>36</sup> Leonard Ray, 'Mainstream Euroscepticism: Trend of Oxymoron?',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153.

<sup>37</sup> Christopher Flood, 'The Challenge of Euroscepticism', pp.79-80.

<sup>38</sup> See: 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sup>39</sup>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 '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12.

<sup>40</sup> See: Leonard Ray, 'Mainstream Euroscepticism: Trend or Oxymoron?',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p.153-172.

倾向：“民主和多样性的欧洲”（EDD）和“欧洲民族国家联盟”（UEN）。莱昂纳德·雷指出“统一欧洲左派/斯堪的纳维亚绿党左派（UEN/NGL）”也有潜在的疑欧问题。<sup>41</sup>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疑欧党团在欧洲议会中同样也属于少数派。

然而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比如英国、法国和波兰的中右政党中都存在很强的疑欧主义。<sup>42</sup>在欧盟主流政党中，疑欧的英国保守党无论在规模还是执政经历上都分外引人注目。此外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也非常值得警惕。以往欧盟决策经常需要所有成员国的同意才能通过，所以疑欧主义进入任何主流政党都可能给整个联盟带来严重后果。在后里斯本时代，虽然欧盟决策在理论上已经不再需要成员国全票通过，但是疑欧政党把持的成员国政府还会诉诸其他办法，例如本届英国政府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提出今后英国通过任何重要的欧盟条约都需要经过全民公决程序。此外，尽管疑欧主义在欧盟各国政党中的力量没有它在大众中那么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没有主要疑欧政党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疑欧国家”。例如在丹麦和瑞典，绝大多数疑欧政党已经降低了反欧盟的论调，但是这没有影响到两国大众对一体化的态度。因为大众知道影响他们国家重要的一体化决策往往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他们不需要以反政府的形式表现对欧盟的不满，所以这两个国家的欧洲政策并没有因为政党立场的转变而发生重大变化。<sup>43</sup>

笔者认为，疑欧主义的发展导致它正在欧盟内加强和制造重要的政治裂痕。未来的欧洲一体化很难轻易避开这些政治裂痕获得顺利发展。它充分体现了欧盟各方对一体化的分歧和深层次矛盾。本文认为冷战后有三种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裂痕最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是欧盟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主流政党和边缘政党之间的裂痕，或者可能还有欧盟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裂痕。首先，欧洲一体化的精英主义路线在欧盟精英和大众之间制造了明显的鸿沟。随着一体化日益成为欧盟精英的主要计划，对一体化采取“宽容的共识”态度的大众开始转向“限制性的不满”。<sup>44</sup>欧盟大众中存在的对一体化的众多疑惑、不确定感和精英支持一体化的立场存在明显的矛盾。大众对精英绕开他们推动一体化发展越发不满，而精英对大众在全民公决中屡次推翻他们在欧洲谈判中达成的共识也分外沮丧。其次，疑欧主义按照主流和边缘的裂痕存在于欧盟政党体系之中。虽然绝大多数欧盟主流政党转向支持一体化的立场，但是边缘性政党却日益把动员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作为攻击政府和获取支持的重要手段。事实上，欧盟各国精英的态度越分裂，越多的欧盟公民就被鼓动去反对欧洲一体化。<sup>45</sup>再次，欧盟各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态度存在重大差异，这有可能逐渐在欧盟制造出“核心与外围”的裂痕。在老成员国中，英国、丹麦等国疑欧倾向比较明显，在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和方向上都和许多国家有较大的分歧。一些新加盟的中东欧国家不仅没有积极向法德靠拢，而且在一体化谈判中屡屡提高价码和加以阻挠，“新欧洲”和“老欧洲”难以做到同心同德。在中东欧国家中，捷克、波兰等国的疑欧主义较为明显。对此有些学者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等都提出过“核心欧洲”的概念。<sup>46</sup>早在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已经出现了“双速欧洲”的原则，尼斯会议上它被阐述为一种“强化合作”的政策获得欧盟各国认可。对一体化的态度差异可能导致欧盟国家中“核心与外围”的形成。

#### 四、结语

<sup>41</sup> Ibid, p.157.

<sup>42</sup> 例如英国的保守党，波兰的自卫党和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党派。

<sup>43</sup> See: Tapio Raunio, 'Softening but Persistent: Euroscepticism in the Nordic EU Countries', *Acta Politica*, Vol.42, No.2, 2007, pp.101-210.

<sup>44</sup> 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sup>45</sup> See: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Calculation, Community and Cue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6, No.4, 2005, pp.419-443.

<sup>46</sup> 德里达与哈贝马斯：《论欧洲的复兴》，《读书》2003年第7期。

本文主要讨论了疑欧主义的含义、影响途径和发展态势。疑欧主义实质上是欧洲一体化深入拓展的一种产物。在冷战后大众疑欧主义与欧洲一体化同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一些边缘政党的国内动员,欧洲一体化受到了严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疑欧主义成为当前欧盟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疑欧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出在一体化本身上面,它其实还有着重要的国内背景。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经导致欧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界限大为模糊。成员国政治和欧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彼此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透镜。由于在制度环境、经济利益和观念认同等方面的不同,各国的国内政治过滤、折射乃至放大了欧洲议题对该国的影响,这使得欧盟各国对一体化的态度差异巨大。疑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某些国家宣泄各类不满(有些主要是国内问题)的表现。我们认为,解决疑欧主义问题的核心在于改变欧盟民众的态度,要争取民众对一体化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极力躲避民众的疑虑和担忧。从大众的考虑看,疑欧主义不完全是病态的或非理性的情绪表达。除了少数人难以改变的刚性疑欧主义之外,大部分柔性疑欧主义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利益协调与说服工作获得缓解。在这个基础上,疑欧政党的非理性动员才不会制造严重的后果。

## 简讯

\* 10月10日,前欧盟委员会驻日本官员帕普(Wolfgang Pape)先生应邀访问学会,就当前欧盟债务危机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问题,同戴炳然、伍贻康、徐明棋、张祖谦、戴启秀、忻华及秘书处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 10月12-13日,德国绿党议会党团主席特里廷的学术顾问奥伯毛厄(Ralph Obermaier)博士应邀访问学会。12日,奥氏就欧债危机、特别是德国各党派危机的立场问题,同戴炳然、伍贻康、张祖谦、郑春荣、戴启秀、崔宏伟等进行座谈交流。13日,伍贻康、徐明棋、桂勇、刘春荣、刘靖北、胡键等再次同奥就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座谈。学会秘书处成员参加了上述活动。

## 欧洲动态 (2011年10月1日—2011年10月31日)

### 中欧关系

➤ 国际在线10月2日,中法国防部第十轮战略对话9月28-29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中法双方就两国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地区安全形势、国际热点问题等进行了坦诚友好、富有成果的交流,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军关系深入交换了看法。双方决定,下一轮战略对话将于2012年在北京举行。

➤ 中新网10月7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法国制造的W3C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首次为欧洲卫星运营商提供发射服务。

➤ 中新社10月22日,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德双边贸易额不降反升。今年前9个月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1270亿美元,全年贸易额预计将超过去年1424亿美元。

➤ 新华网10月24日,国务委员戴秉国24日在北京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双方就中欧关系、欧洲形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西亚北非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阿什顿表示,欧盟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欧洲的支持,重视中国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和发挥更大作用。



法国广播电台 10 月 26 日,为解决欧债危机,法国主张寻求中国的支持,通过一种特殊的机制使得中国能够帮助欧洲,目前有关专家正在研究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中国目前掌握欧洲各国债券共 5000 亿欧元。德国和法国专家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将这笔钱投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中。

➤ 人民网 10 月 28 日,首届中德媒体对话 27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了闭门会议。来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新华社,德国外交部、欧洲学院、德国电视一台、每日镜报等中德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代表出席。本届对话围绕“中德媒体的异同”这一主题,就中德两国的相互认知、媒体在中德认知中的作用和责任、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 法新社 10 月 28 日,WTO 今天就中国诉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皮鞋征收惩罚性关税一案做出裁决。WTO 认定,欧盟要求针对供应国而不是具体供应商征收反倾销关税的规定违反国际规则。然而,欧盟驳回了中国针对欧盟的其他主张,尤其是关于在最初调查和期满复审方面违反相关规定的主张。此案是中国在 WTO 框架内第二次对欧盟提出诉讼。

➤ 新华网 10 月 30 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结束对希腊和荷兰的访问后于当地时间 30 日抵达慕尼黑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 6 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中新社 10 月 31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 30 日下午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为期 3 天的访问。同时,胡锦涛还将参加在法国戛纳举行的欧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胡锦涛同奥地利总统菲舍尔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胡锦涛希望奥方在推动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菲舍尔表示,奥方愿拓展两国经贸合作,共同开发中东欧及亚洲市场。奥方积极支持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 新华网 10 月 31 日,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今天在北京表示,欧元区紧急救援基金在某个时候可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雷格林说:“我们被授权采用我们想要的任何货币,只要这样做看起来能起作用,因此我们有朝一日会发行美元或人民币的债券。这取决于中国当局是否同意这样做。我可以设想,几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不是马上,但也许总有那么一天。”

## 欧洲政治外交

### 欧盟

➤ 欧洲时报 10 月 4 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3 日说,他反对欧盟常设军事总部,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应该将有限资源用于发展关键的军事能力。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支持欧盟常设军事总部,以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建设。

➤ 欧洲时报 10 月 5 日,第五次欧盟-巴西峰会 4 日结束。双方领导人就下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协调了立场,并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各自的经济状况交换了意见。

➤ 新华网 10 月 18 日,欧盟委员会 17 日宣布开展一项全欧节约资源运动,以使公众充分认识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培养资源节约型消费习惯。

➤ 中新社 10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19 日透露,为了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欧盟委员会采纳了总额达到 50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用于更新提高欧洲的交通、能源和数字网络。

➤ 新华网 10 月 23 日，欧盟领导人秋季峰会 2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本次欧盟峰会主要探讨欧债危机解决方案，针对德班气候大会的立场，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本月早些时候欧盟环境部长会和财政部长会作出的结论，即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持开放态度。欧盟目前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 11%，而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中新网 10 月 24 日，据外电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3 日的一次欧盟峰会上对英国首相卡梅伦进行了抨击，指责卡梅伦“干涉了会议”，称已“厌烦了他(卡梅伦)的指手画脚”。萨科齐此前坚称只希望欧元区 17 个国家参加将在 26 日召开的有关银行救助的讨论峰会，此次会议将讨论注资 1000 亿欧元挽救欧洲银行。但卡梅伦表示所有 27 个欧盟成员国都应出席此次会议。他为此还取消了访问新西兰和日本的计划。卡梅伦担心欧元区 17 国政府形成以法德为首的“核心小组”，为本国利益损害英国经济。他说：“欧元区国家将其它国家排除在外决定欧盟单一市场的命运，将威胁到欧元区以外的国家的利益。”

国际在线 10 月 28 日，为解决欧债危机、拯救欧元，欧元区 17 国领导人 26 日晚举行 4 天来第二次峰会，商讨应对之策。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元区领导人已就应对债务危机的一揽子协议达成一致。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欧元区领导人与欧洲银行业代表达成一致，同意对希腊债务减记 50%。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同意再向希腊政府提供 1000 亿欧元的救助资金。二是关于欧洲银行业资本重组，为让欧洲银行业能够经得起希腊债务违约的风险，欧元区领导人一致同意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 9%，即在这段时间内欧洲银行须增资超过 1000 亿欧元。三是关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杠杆化，欧元区领导人同意提高现有临时性救助机制的“火力”，以 4 到 5 倍的杠杆率向市场融资，以期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规模扩大到 1 万亿欧元。

➤ 新华网 10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27 日在欧洲议会上宣布，欧盟委员会打算授予雷恩更大的权限，“他将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货币和欧元事务的副主席”。巴罗佐说：“任命一名欧盟委员兼管欧元，这表明我们打算在欧盟和欧洲机构的框架下管理欧元。”他认为，此举将可以使欧盟委员会“独立、客观和有效地”履行其使命，协调和监督欧盟与欧元区的经济管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 中新社 10 月 31 日，在联手推翻卡扎菲政权并结束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之际，白宫 10 月 31 日晚宣布，美国与欧盟将于 11 月 28 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讨论北非局势、全球经济及反恐合作等一系列问题。

## 英国

➤ 香港中通社 10 月 3 日，英国执政保守党 2 日在周年党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有多个公務员工会和团体发动会员上街游行，估计有多达 35000 人参加，抗议保守党及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推行紧缩经济政策，大幅收缩开支，影响民生。

➤ 欧洲时报 10 月 5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受 BBC 的采访时表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仅是“对自己的威胁，也是对英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威胁。”他重申了欧元区领导人们需要采取迅速和决断的措施的立场。他警告说，如果欧元区崩溃，就会对英国造成严重冲击。

➤ 中新网 10 月 11 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 10 日表示，将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尤其是家庭移民类签证，尽量减少移民给英国财政带来的负担。

➤ 中新网 10 月 28 日，据英国媒体 28 日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将赋予

王室女性和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继承王位。这将是英国宪法具有历史性的改变。卡梅伦说，英国 16 个联邦成员国一致通过赞成结束现行只有王室男性成员可以成为王位第一继承人的做法。

## 法国

➤ 新华网 10 月 8 日，土耳其内政部长沙欣与到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昂 7 日签署了两国安全合作协议，表明两国将联手打击恐怖主义。

➤ 联合早报 10 月 18 日，法国在野社会党推选前党魁奥朗德为总统候选人，六个月后他将出战萨科齐总统。现年 57 岁的奥朗德走的是温和路线，他主张法国必须量入为出，平衡收支预算，但不能牺牲福利制度，或减少公立学校的教师人数。奥朗德作风低调，与好出风头的萨科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22 日，法国国防部长热拉尔·隆盖有意“邀功”称利比亚军事行动胜利应归功于法国，他在 21 日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法国“将努力在利比亚扮演主要伙伴角色，利比亚领导人知道他们欠我们很多”。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25 日，访日的法国总理菲永 23 日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谈，并发表了《日法首脑核能及能源政策联合宣言》。菲永和野田有意把福岛核事故作为两国核能事业的教训与双方协作的典范，并敦促合作，创设针对全球核能事故的“国际紧急对应团队”的构想。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28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欧盟峰会就欧债问题达成协议之后，27 日晚在法国电视接受两名记者的直播采访时宣布，为了走出危机，法国政府将对财政预算进行再次紧缩。

## 德国

➤ 据德国之声 10 月 2 日，德国 1-3 日举行一系列德国“统一日”和北威州 65 周年庆典活动。

➤ 新华网 10 月 6 日，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加剧，欧元的前景变得愈加不明朗。德国《明星》周刊 5 日公布的福沙舆论调查所民调结果显示，54% 的德国受访者表示愿意“重拾”马克。这一比例在原民主德国的受访者中甚至达到 67%。不过，前不久默克尔在德国电视一台讲话时曾强调，德国不能回到货币马克时代，因为强势马克不利于德国出口。

➤ 新华网 10 月 7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 6 日在总理府会见多位国际组织领导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宾主着重讨论了世界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并一致认为，应允许资本自由往来，而限制资本流动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他们还就欧洲债务危机及其对欧洲银行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默克尔强调，稳定的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 中新社 10 月 8 日，正在雅典访问的德国副总理、经济部长罗斯勒 7 日在与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会谈时，承诺德国将以投资能源项目的方式援助希腊经济。

➤ 中新社 10 月 27 日，德国防军规模将急剧缩减。国防部长德麦齐埃在 2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德国防军将陆续关闭以及缩小军营，400 所军营中将有 31 所完全关闭，90 所人数大幅缩减。继取消义务兵役制后，关闭缩减军营的措施是德军改革行动中的最后一步。国防军兵力最终将从 25 万人减少到 18.5 万，军营中的非军人职位也从 7.6 万减少到 5.5 万。

## 其他国家

- 新华网 10 月 3 日, 希腊内阁 2 日晚决定在今年年底前裁减 3 万名国企员工, 以便节省 3 亿欧元的开支, 应对严峻的债务危机。
- 新华网 10 月 4 日, 葡萄牙总理科埃略 3 日与来访的塞尔维亚总理茨韦特科维奇举行会谈后表示, 葡萄牙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 新加坡联合早报 10 月 25 日, 援引法新社消息, 面临欧盟领袖的施压,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24 日召集内阁紧急会议, 研究采取新的紧缩措施, 履行削减巨额债务的承诺。

## 欧洲经济

- 中新社 10 月 5 日, 英国经济增长乏力仍在持续, 国家统计局 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英国经济仅增长 0.1%, 低于此前预计的 0.2%。
- 中新社 10 月 6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 5 日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两人就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进行了商讨。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 “革新需要领导与决心。欧盟成员之间需要更为紧密的合作、更为忠诚的协作。这是唯一通往成功的途径。只有这样, 才能有增长, 才能更有竞争力, 才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 人民网 10 月 7 日,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 6 日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向市场再次注入 750 亿英镑资金, 以给目前萎靡不振的英国经济点火打气, 促进增长。加上前一轮的注资, 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注资量共达 2750 亿英镑。与此同时, 英格兰银行还决定维持历史上最低利率(0.5%)不变。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10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 9 日与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举行了会晤, 就重组欧洲银行的共同标准达成共识。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12 日, 为抗议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政策, 法国全国各地 11 日举行示威游行, 至少有 10 万民众参加, 示威者要求政府执行更公正的经济政策, 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而不是通过削减劳动者福利实现节流。
- 新华网 10 月 13 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 13 日公布, 在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下, 今年 9 月份德国通货膨胀率由上个月的 2.4% 上升至 2.6%, 为 2008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 中新社 10 月 18 日, 英国国家统计局 1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 9 月通货膨胀率升至 5.2%, 大大超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 2% 的今年通胀率目标值, 是从 1997 年开始有通货膨胀率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英国经济“高通胀低增长”的态势, 显示整体经济形势严峻。
- 欧洲时报 10 月 19 日, 穆迪信用评级公司 17 日对法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发出警告, 此外法国 2012 年增长幅度可能低于预期。法国经济及财政部长巴鲁安 18 日声称, 巴黎将采取一切措施, 信守缩减赤字的目标, 避免在欧元区陷入深重危机之际, 成为继美国之后, 又一个评级遭降的大国。保住 3A 评级是保护法国福利模式的一个必要条件。
- 法国中文网 10 月 23 日, 据国际清算银行 1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法国银行业是意大利和希腊的“最大债主”。截至 6 月底, 法国银行业持希腊债务 557.4 亿美元, 持意大利债务 4163.7 亿美元。与法国银行业相比, 德国银行业近期减持意大利和希腊国债。截至 6

月底，德国银行持有 213 亿美元希腊债务、1617.6 亿美元意大利债务。

➤ 香港中通社 10 月 31 日，俄罗斯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 31 日表示，俄罗斯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约 100 亿美元资金，以帮助欧洲国家摆脱债务危机。德沃尔科维奇说，对俄罗斯来说，保持欧洲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因为欧洲市场不稳定也会波及俄罗斯。

➤ 商务部网站 10 月 31 日，据洛桑宏观经济研究院（CERA）预测，明年瑞士 GDP 将下降 0.4%，经济有可能出现温和衰退。

## 利比亚战事、叙利亚及也门局势

➤ 中新网 10 月 5 日，联合国安理会 4 日就法国、英国等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中国反对，印度、南非、巴西、黎巴嫩弃权，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美国等赞成。由于俄罗斯、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中国对这一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是因当前这项决议草案一味对叙利亚施压甚至威胁使用制裁，不利于叙利亚局势走向缓和。

➤ 中新网 10 月 8 日，英国国防大臣利安姆·福克斯(Liam Fox)与意大利国防部长拉鲁萨(Ignazio La Russa)于当地时间 7 日共同到访利比亚，与利比亚执政当局国防部长迪黑利(Jalal al-Digheily)举行会谈。迪黑利表示，当局武装在利比亚全国大多数地区取得了胜利，利比亚战事正接近尾声。

➤ 人民网 10 月 10 日，据《纽约时报》报道，9 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向海合会提交了一项新的计划，一旦该计划通过，萨利赫将在 2012 年大选到来以前继续执掌政权。

➤ 新华网 10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18 日飞抵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希拉里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和利比亚人民站在一起”，利比亚民主建设应体现利比亚人民而非外部势力的意愿。她呼吁利比亚当局将安全放在首位，呼吁利比亚当局尽快组建国民军队和警察，并表示美国在此方面准备提供帮助。

➤ 新华网 10 月 23 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副主席古贾 23 日在班加西举行的庆祝仪式上宣布，利比亚全国解放。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也在庆祝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感谢在战争中遇难的执政当局武装人员和平民，感谢为执政当局取得战争胜利提供帮助的所有利比亚人。

➤ 中新网 10 月 25 日，引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 25 日清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已将 20 日重伤身亡的卡扎菲的遗体埋葬在沙漠一处秘密地点。

➤ 中新社 10 月 29 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28 日发布声明，“正式决定”在 10 月 31 日结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拉斯穆森认为，此次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北约历史上最成功的行动之一。据北约总部统计，自 3 月 31 日以来，北约战机总共执行了 26000 多次飞行任务，其中近万次实施了打击行动摧毁了 5900 余个军事目标。10 月 27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于利比亚当地时间 10 月 31 日 23 时 59 分终止安理会第 1973 号决议中有关保护平民的规定，以及有关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规定。

## 国际综合

➤ 中新社 10 月 16 日，“占领华尔街”浪潮自美国蔓延至欧洲，伦敦、柏林、罗马、

马德里、里斯本、布鲁塞尔、赫尔辛基等欧洲大城市 15 日均爆发了抗议社会失衡与贫富不均的示威游行。

中新社 10 月 16 日，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反资本主义”者 15 日以美国为榜样走上街头，抗议强势的金融市场，要求社会公平。连绵不断的欧债危机不仅为银行界带来负面影响，而且改变了人们对投机商的看法。示威者也普遍不能容忍国家参与拯救破产银行的行动。示威者们认为政府拯救银行的做法是滥用税款，要求投机失败的高管受到惩罚。

欧洲时报 10 月 17 日，上周末全球共有 82 个国家举行了“占领”抗议活动。在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东欧，各国民众纷纷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布鲁塞尔、法兰克福、马德里、罗马、巴黎、里斯本、哥本哈根、海牙、华沙、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城市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对当前的金融体系提出了强烈愤怒的抗议。

中新社 10 月 1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 18 日再次就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作出回应，称自己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奥巴马认为他的就业法案中对富人增税的内容正是部分“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的诉求，但这一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人的阻挠未能过关。奥巴马指出，美国正处在危急时刻，如果能够重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让人们都感觉到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所有人都作出应有的贡献，示威者们的愤怒和挫折感就会消散。

➤ 新华网 10 月 16 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14-15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讨论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宗商品和能源以及金融监管等问题。会议就拟提交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审议的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发达经济体将实施明确、可靠、具体的财政整顿措施；新兴经济体将在必要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减轻通胀压力，增强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都应进一步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并扩大就业。会议支持新兴经济体继续采取更多由市场决定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弹性，同时重申汇率的过度和无序波动将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

➤ 新加坡联合早报 10 月 18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说，该组织有足够资源可应对影响全球经济的债务危机。

➤ 新华网 10 月 31 日，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29 日对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领导人发表联名信，呼吁各成员采取共同措施重建市场信心、实现经济增长、保持金融稳定，同时承诺将切实执行欧盟最近达成的一系列应对欧债危机措施。范龙佩和巴罗佐在联名信中表示，仅凭欧洲无法保证全球经济复苏和平衡增长，呼吁各成员发扬二十国集团的集体精神，承担共同责任，实现共同目标。范龙佩和巴罗佐还概括了欧盟在将于 11 月 3 日至 4 日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希望促成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欧盟期待本次峰会能够重建经济增长、解决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在金融市场改革议程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以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监管；推动贸易成为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方式；增强全球化在促进就业和扶贫等方面的作用；确保粮食安全；改善全球治理；推动各成员进一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